世說新補 七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恧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玄之也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裵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楊州刺史父袤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尫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韲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疊英博而有此稱未詳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並登天府 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

同時好𩧹有太原温長仁顥頴川荀景伯寓范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鄒潤甫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苦終不衰墮為之

慨然又惟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

責之文以戲之并以朝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插牙齒眸子擿光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踞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行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

萊隈摧園間糞壤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心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予欲為人寶也則當如臯

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為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酈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欲志陵雲日子欲為隱遁也則當如箕期之帶索漁父之逸濁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目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繫不閑禮義設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蠛蠓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

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詆疥得車沉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飢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

驪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叅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宛其葉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稺恭家庚

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今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踰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

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即位以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温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西公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荊蠻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蠻荊之蠻

補

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苻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

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

龐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顯仕至山陰令漢書曰帝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令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寛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憑時年

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少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符朗初過江裵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沖所圍朗降謝安用爲負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國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少生耶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

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 王咨議
矜高忤物不容于世後眾譏而殺之
大好重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
譜曰胄之字幼恭右將軍義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朗大患之次復
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
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
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
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
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
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真長不減子敬

帝曰如此便己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

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

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来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桓脩小字也晉書曰桓脩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郎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起斬之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補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雖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櫝如初

王延之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阮韜南史曰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

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日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䟽父柳並晉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補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艶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謂瑍不慧也瑍那得不生靈運鍾榮詩品日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補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曄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

補

在生已可知，來緣憯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鼓絃以讖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耳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倜儻好刀劍嘗屠狗商販徧于三吳明帝以為直閤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武帝嘗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同拜三公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論曰）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補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司徒長史勑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甚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補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愼字德願爲秦郡太守性粗率爲世祖所狎侮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補

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敎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補

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彦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异偏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補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

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裏晉書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日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幼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以傾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二陸機雲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森然與槐柳齊列謂士開當攀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

曰何不一見和恩道蒙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匿欒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奧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補

侯白好俳諧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滑稽好為誹諧雜說揚素狎之高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書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手為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仁壽言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補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

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丞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樊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補宗如周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才學爲度支尚書蕭詧梁書曰蕭詧字理孫昭明子梁封岳陽郡王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補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補　補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妙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荅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畧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

補

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踈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録曰石叅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録曰劉攽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略

日邠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汾東都事略日王禹偁曾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廷爭之彊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也未聞雄名漢書揚雄傳曰雄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只有艾氣鄧艾

補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濼在東平州五十里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補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志亦載此事但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梁山濼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杭人自號浩浩然居士言此事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惠州安置三年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

熙寧初對策拔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
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在官以年例顯負聞然

徽猷閣
直學士

補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
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
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荅曰吾從衆 海岳遺事曰米元章
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郞數遭白簡
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擧室百
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
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
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擧主累數十
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老辭顛帖

補

秦太虛爲御史賈易所彈 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

鄆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閒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譃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輕詆上

補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十二試經爲童子郎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復爲堂陽長治務寬惠選兗州刺史政化大行）

補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補 人問禰正平荀令若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爲盪寇將軍）

補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史記曰樂毅中山入賢而爲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爲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囂言自息豈或回轂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戴洋傳曰丹陽太守王導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土地之主而於申上冶火光昭大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冶令奕遷使於鎮東從令東冶是也丹陽記曰丹陽冶城去宮三里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冶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容近立此小城當是從縣治空城而置冶爾冶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秣陵不應獨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妬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
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
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
元會日夫人於青疎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
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
誰家兒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
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
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
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
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
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
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
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㹠
虎犢還其所如虎㹠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
彭之字安壽瑯琊人祖正尚書

補 補

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二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爲賛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技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賔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荅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按郁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
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
與父邪諸人紛紜或父或君原勃然對曰子一
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
詣許

意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
賦敘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
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
之館以竹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
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
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瓩凡）吊孫家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著膩顏㡊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著膩顔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啓也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皐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譔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頗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龢恒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瑯琊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輕詆下

補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南史日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卒於會稽太守謝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顗顗深恨此言

補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賢矣羊曜璠云是顔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尸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補

謝宣映 南史曰謝絢字宣映謝景重之子 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 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

丘車騎 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 常在沈深坐 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深沖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 見王文憲 儉諡文憲 詩沈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補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麤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補

劉中郎性韻剛踈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徵撰之曾孫少好文學性韻剛踈建元中為正員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弑蒼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爲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宋室外戚疑有異志王晏叩頭保之永明中累遷尚書僕射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徐常侍陵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遠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藏拙

補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幼俊邁博覽羣書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寃句父暉兖州左將軍長史子昇愽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爲廣陽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顔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顔轢謝含任吐沈

補

江從簡南史曰華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淺於學術通賄賂從簡作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是光祿華子梁書曰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華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

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補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

補

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祖韜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嶲州

補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兎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 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趍趄詭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補

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官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墓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審言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劒南節度使嚴武拔爲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荊楚間宋祁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會嚴武節度劒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劒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

家甫見之　或時不巾也范德雲溪衣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埒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補

韓愈　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

語李程　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歷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僕射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物議輕之　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補　補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此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闚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闚用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適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鄭綮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拜於馬首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畧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補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司馬君實司馬光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作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敎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消塵有助深崇謹
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刼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譎詐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嘗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来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云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劒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来必高因帖臥牀上劒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擕貳自斯以前不聞釁隙有何意故而剸之以劒也

王大将軍既爲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愒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黄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黄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黄頭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假譎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値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覔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覔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瑯琊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爲得

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来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来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来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丞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云耳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對林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必不背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辨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補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州硤石人父善懿嶲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玄宗先天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國務明於吏道剖劃不滯年七十二卒為遺令以戒子孫與張說同為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李濬松窓襍錄曰姚崇為相忽一日對便殿擧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搆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而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以侍兒與歸書生亦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恩有不謝者久之今聞公為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

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鷄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遠夜始及九公主邸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贄明旦公主入謁具爲奏言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刋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杲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杲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彝光祿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弈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虜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竒之驟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皆斥逐之顯仁

僾諷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子魚大者絶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西湖志曰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乃誤認耳

黜免

補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幷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

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鉏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絶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絶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畧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

将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宅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操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寮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入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溫叅軍數從溫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因免遐官病卒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貿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貴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

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鯤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怏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

補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日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為中郎衛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謨謀毗佐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

日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蘇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識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

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歲暮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補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終

身摭言曰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温李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嫗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旣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覊有曠世之度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爲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原憲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為戶牖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纚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纚一作襬

王君夫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撿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鴆不得過江為其羽摽酒中必殺人愷為翊軍時得鴆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為後軍將軍卒謚曰醜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言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頭籌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𢭏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疎肋難齡齒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虀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

不逞由將軍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裨則駃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補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勑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社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艖䑧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舡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體所燈金帛不可勝數但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伲樹喻便遂待之如舊

補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郇公廚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郇國公為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遘疾卒於虢州明皇雜録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才華陵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皐在蜀

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胄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

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

吳志曰翻性踈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擧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喩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

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踈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巳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恬也司州言氣少有牾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兄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

紀曰王獻之性甚蛪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補

謝弘微至性寛愽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 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待然後言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 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 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曰龍泉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實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煒曄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泰阿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干將越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作為鐵劍曰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

汝知我

補

者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宋書曰蕭惠開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補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鄼侯

補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貢外郎孔逷南史曰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逷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家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日玩之東歸儉懷曰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補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冢在葑門東六里

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叅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巳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

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宅罪殺恍於市中旣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荆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屛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屛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㩦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隟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

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内外無易卿者爲朕撫廬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郭子儀表爲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縱得罪鎰按驗縱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爲大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從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爲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子鑑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鑑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殉
而名與嵩
岱等矣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補

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尤悔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惇子楙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楙字子休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襍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缾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性剛勇而黄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黄須兒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黄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弟植之罪逼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頴討長沙王乂使陸爲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爭雲趣舍不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邯鄲令於頴頴教付雲雲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讒搆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頴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帢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于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

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縣地天寶十年置因華亭谷爲名**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

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顗初猗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猗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

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從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将軍二千石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潯陽廬山庾亮臨江州聞翟周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卽拔為鎭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鎭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令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大将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値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樗蒱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仁總角時與予東宮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彦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阮公智識必無此弊疏此非謬何其惑歟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補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懃齎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補 孔凞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凞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凞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凞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凞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藝遂申莫逆之好凞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同構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欵服

補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 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祁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擧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藎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季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旣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毁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illegible]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illegible]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illegible]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illegible]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illegible]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傳曰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

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
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
死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
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
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
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
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
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
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
哲習之以人子令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
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
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
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
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

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爲冶城公）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亦小令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林下蟻動謂是牛鬭殷氏譜曰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竄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無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豪

日甚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第二子年三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鱟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補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邪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超宗父鳳也

補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遒逸起家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嫗擲樗蒱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爲聲色之遊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聞見錄曰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恥孝徵怡然不屑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敎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朓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采納高宗册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其父亮尚在乃别開門敎嘗有賜遂良使者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學

士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絳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吏故云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入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謚章簡

韓杲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闒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皆杲以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子杲亦登進士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

迎謁漕一見卽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来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温公東都事畧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卒贈温國公謚文正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剌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宋史曰哲宗初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補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敢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户參軍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命葉義問視師江上宋史

日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鍾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技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爲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擧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絶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 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粲雖褊隘以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蔽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妻

補

郭氏酷妬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遥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晋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慜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宫中又入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慜懷豈當縱其妬悍自宛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别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兒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絶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盖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

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滛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補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補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滛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

補

劭之宋貞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研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點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唐書曰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己之子代宗時正己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己

卒統衆爲亂爲劉洽所敗計變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

年安置永州

補

仇隙

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郗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范曄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蕭蘭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
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
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
文舉奇逸博聞誠怯今者與治相違孤與文舉
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
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
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
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
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揄次之辱不知恥滅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罷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琊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字堅石勃海人有才藝時人為之語曰勃海赫赫歐陽堅石初辟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朞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誚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入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荅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市石謂潘曰天下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塡溝壑餘波來及人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輿當卽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黙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輿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粲晉紀曰琨與兄輿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黙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爲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晋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晋陽秋曰王恭深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於戴出都亭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

譜曰桓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爲玄所侮言論嘗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湘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之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承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爲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絶赴君難忠也死主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承王廙使賊迎之斃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毋請為饌毋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謝玄暉頗輕江祏(南史曰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徒右長史祏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已(南史曰祏嘗與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以朝弄之祏轉不堪)後遂搆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德江祏欲立始安王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明帝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

劉晏居卿今地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祏搆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補

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爲侍御史楊國忠嫉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爲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明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爲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糺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黃門侍郎

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終